

卖淫团伙藏身公寓 云南女说成“外籍小姐”

北京“大兴老街坊”助警方铲除淫窝

《法制晚报》唐宁

雇人在街上发小广告,还利用熟人推销以及微信、QQ等社交网络网上招嫖后藏匿公寓和写字楼卖淫嫖娼……这两个卖淫团伙一周内均被北京大兴警方端掉。

报案的是大兴的老街坊。而卖淫团伙为了招揽生意,竟把云南籍卖淫女说成是“外籍小姐”。



法制晚报讯(记者 唐宁)5月17日,北京大兴警方在旧宫镇一举打掉两个卖淫团伙,抓获1名鸡头、2名卖淫女,以及6名嫖客。

团伙昼夜伏夜出 大兴老街坊举报

近日,大兴警方在旧宫镇商住两用的五环国际小区内打掉了一个卖淫嫖娼团伙,抓获1名鸡头、2名卖淫女,以及6名嫖客。

此前,大兴老街坊郭大爷发现,有几个刚搬来小区几天的人十分可疑,其中两名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和一名接近中年的女子每到中午就会准时赶来,从下午直到深夜,经常会有陌生男子进出。晚8点钟后,常常有陌生男子三两结伴而来,有些人满身酒气。而他们租住的房屋白天却大门紧闭。

老街坊觉得情况不对,于是将情况上报给红星派出所民警。

民警抓现行 收网后还有嫖客登门

接警后,侦查员立即开展调查。便衣在涉案房屋外蹲守了数十个小时,怀疑这套房子有卖淫窝点之嫌。

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侦查员决定收网,他们兵分多路,在地下车库的电梯间、一层大厅及出口等多个点位部署警力,由于涉案房屋位于小区某栋楼的五层,侦查员们还在五层楼梯口加派警力。

据打击队警长赵介绍,事发当天,他们一直在外悄悄蹲守,晚上八九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有陌生男子进出。直到晚上10时左右,身上一股酒气的两名男子从五层坐电梯下到

地下车库,蹲守的侦查员亮明身份,询问两人情况,两人承认到楼上的卖淫窝点嫖娼,侦查员先将两人抓获。

与此同时,又有两名男子进入涉案房屋。侦查员接到抓捕命令,迅速冲进屋内,只见客厅里坐着一名中年女子,茶几上放着几百块钱,沙发上有几部手机,屋内的两名卖淫女只穿着内衣内裤,刚上来的两名男子正要离开,见民警冲进来,卖淫女和嫖客都愣住了,被带走前,两名卖淫女子才用床单裹住自己的身体。

在民警控制住屋内人员后,这时又有两名男子敲门,询问后得知是嫖客,侦查员们也将其带回派出所调查。

目前,王某因涉嫌容留卖淫嫖娼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其余2名卖淫女和6名男子被治安拘留。

主嫌:网招小姐 不知真实姓名

据办案民警介绍,经大兴老街坊举报被端的卖淫团伙共有三人,鸡头是40多岁的女子王某,她手下的两名卖淫女年龄都不大,“月月”20岁出头,“泰妹”比她要小几岁。涉案房屋是王某委托“李哥”租的。“客源”一般通过熟人介绍,他们主要利用微信、陌陌、QQ等招嫖,偶尔也会雇人到附近的街上散发张贴小广告。

王某一开始否认组织卖淫,只称自己开的是棋牌室,每天晚上和两名姑娘组局打牌,来敲门的都是牌友,“只不过后来有男子看俩姑娘穿着暴露,像‘小姐’,想进行性交易,被抓当天是她们第一次做生意,谈好价钱还没来得及收钱就被抓了”。

但侦查员在后来的讯问当中,发现王某说话自相矛盾。最终,王某道出实情。“‘月月’是我从网上招来的,福建人,而‘泰妹’是我一周前在附近一家饭馆内认识的云南女孩,两人都自愿来做小姐。我不知道她们的真实姓名,每做成一单,给她们100元提成。‘月月’长相一般,定价200元一次;将‘泰妹’说成外籍女子,定价300元一次。”

卖淫女: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来京

根据“月月”此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以及执法记录仪记录,案发当晚,“月月”在卧室被抓。当时面对镜头,“月月”谎称自己在卫生间准备洗澡,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讯问室中,“月月”身上裹着一张床单接受了记者采访。

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低着头,用半湿不干的紫色头发挡住脸,小声地说,“我在网上看到王某发的招聘信息,父亲生病需要钱,家里条件有困难。我来北京一两个月了,始终没找到工作,所以就给王某打电话,谈好了价钱和提成,王某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来上班。”

嫖客:有家有孩子不敢让家人知道

记者采访得知,两名嫖客其中一人事发前来自北京办事,看望朋友后两人做下荒唐事。

嫖客任某告诉记者,事发当晚他和朋友喝完酒,朋友说带他去个地方玩一下,“朋友拿出一张卡片,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就问有没有小姐,对方说有,我们就过去了,价钱是到了现场问的。”

任某交代,他跟一名卖淫女进了房间,卖淫女递给他一个避孕套,两人发生了关系,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我从福建赶来,原本计划在北京呆一天,跟朋友见个面叙叙旧,13日晚上就回家了,现在出了事,也没敢跟家里联系。找不到人,估计家人都急坏了,以前法律意识淡薄,现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拉任某嫖娼的李某交代,他在北京务工,属于工薪阶层,偶然捡到一张招嫖卡片,之前打过几次电话,不过没打通,“事发当晚跟朋友喝完酒之后,我准备尽下地主之谊带朋友去放松放松,就想起这张招嫖卡片。电话居然打通了,鸡头介绍说有外籍小姐。”

两人称进屋问小姐多少钱,对方说200元,他们觉得不贵就留下了,根本也没想那么多。

两人都已经成家还有孩子,这事不敢让家人知道。

卖淫团伙为避打击 窝点设在写字楼

民警介绍,其实不光是在公寓,有些卖淫团伙为了逃避打击,还将窝点设在写字楼内。

5月8日,大兴警方在绿地集团写字楼内打掉了一个卖淫团伙,抓了4名卖淫女和两名涉嫖男子。与前案相同,她们同样通过微信招嫖,不同的是组织她们的鸡头在外地操控。

侦查员发现,通过微信“附近的人”搜索,出现了许多招嫖的微信号,头像和朋友圈内挂满了暴露的女子照片,随后开展侦查。

民警发现,小姐经熟人介绍认识了“代聊”,招嫖信息上的电话是“代聊”的,“代聊”与嫖客沟通好后,询问其具体位置,并给附近的小姐打电话让她们过去。团伙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充当鸡头的“代聊”一开始并非将小姐的全部信息告知嫖客,而是让他们先到一个地方,再打电话安排下一步,来回折腾几次才能到达具体位置,然后再通知小姐赶过去。

12岁儿子16年前救人溺亡未获“见义勇为”证书 失独父亲为儿讨“名分”状告政府

《新京报》王煜 王春晓

每当江苏句容的农民江志根出现在村里,总会有乡邻跑过来问:“荣誉证书办下来了吗?”

近几年,江志根会昂起头,一脸自信地说:“快了,快了!”而现在,当再听到这个问题时,他往往沉默,兀自低头赶路。

2000年5月7日,江志根时年12岁的独子江伟华在村里一个水塘中,为了救出落水的伙伴,不幸溺亡。当地公安机关认定江伟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但因其“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尚属少年儿童”,因此对其“仅进行抚恤奖励,不另发荣誉证书”。

为了儿子的一纸荣誉证书,如今年近六旬的江志根奔走了16年。他说,儿子既然救了人,就应该有个“名分”。今年5月13日,他以“未颁发荣誉证书”为由,在未聘请律师的情况下,将句容市政府告上了法庭。5月13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句容市副市长袁广军作为被告代表出庭应诉。

12岁独子救人溺亡

16年后,当江志根再次回忆起那个下午时,依然清晰如昨。

那是2000年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江苏省句容市后白镇农民江志根早早出门,去往邻近的溧水县,想找一份零工

补贴家用。

转了一天,一无所获的他,不得不在下午返回了村里。

刚进村,江志根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不少村民对他指指点点:“有个熟人跑过来跟我说,你儿子淹死了,人在窑厂那边的水塘呢!”

江志根告诉记者,听到这话后,自己“一下子什么也不知道了”,拔腿就往水塘跑。在水塘岸边的空地上,他看到了刚刚打捞上来,已经没有呼吸的独子江伟华。

周围村民告诉他,当天下午,几个村里的孩子在水塘附近玩耍,其中一个孩子不慎落水。听到呼救后,原本在300米外钓龙虾的江伟华赶了过来,跳下水塘。将落水同伴托上岸后,体力不支的他,在同伴眼前一点点下沉,留下一串气泡。

抚恤金到了名分没到

随着儿子一起离开的,还有江志根原本平静的生活。

2002年3月26日,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以文件形式,认定江伟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伴随着这一认定结果的,还有合计15万元的抚恤政策。

但,江伟华的“见义勇为证书”,却迟迟没有到来。

记者看到,在一份由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三级见义勇为基金会等单位派员参加的“会议纪要”中,相关部门一致认为,由于江伟华救人时系未成年人,“思维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如果监护不到位,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参照全省乃至全国对见义勇为行为表彰奖励的实践,均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因此对江伟华的见义勇为行为仅进行奖励抚恤,并由句容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对江伟华家属作出抚恤决定,不另发荣誉证书。”

“既然认定了见义勇为,为什么不给发证书呢?”江志根

想不通。为了这一纸证书,他奔走了16年。

未聘请律师告政府

这些年,他去句容、镇江、江苏各级民政、公安机关申诉。江志根把儿子的一张照片揣在身边,不时拿出来看看。“没有证书,就不能证明儿子是见义勇为。”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执念,十几年间,他没有再要孩子。年近六十的他,辞掉了工作,一心为了儿子的名分奔走。

2016年,江志根以“未颁发荣誉证书”为由,在未聘请律师的情况下,将句容市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5月13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句容市副市长袁广军作为被告代表出庭应诉。

在充分听取原被告双方的辩论意见与陈述后,法庭表示,合议庭将在庭后进行评议,案件将择日宣判。

“钱对我没有用 就要一个名分”

记者:这十几年是怎么过来的?

江志根:家里有一点地,粮食和蔬菜都是自己种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消费。我老婆在常州做保姆,包吃住,工资正好够我当路费。

记者:为什么会觉得对不起儿子?

江志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儿子做了好事,政府也承认了,要一个表彰很容易。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做好,让儿子一直没法安息,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记者:为什么会执着于一张证书?

江志根:在我看来,没有证书,就说明政府对我儿子的行为没有一个认可。这不是一张纸的问题,是我儿子死得值不值的问题。